三禮陳數求義

三禮陳數求義卷九

侯官 林喬蔭

祭序

祭義曰祭不欲數數則煩煩則不敬祭不欲疏疏則怠怠則忘是以周官小宗伯掌四時祭祀之序肆師以序四時之祭祀序者謂因其親疎之等定爲先後之期豐殺之等也春祠夏禴秋嘗冬烝見於周禮毛詩公羊爾雅是爲時享其他禘祫諸祭散見經傳者名稱各殊蓋皆分而言之非合而祀之也惟國語祭公謀父有云邦內甸服邦外侯服侯衛賓服蠻夷要服戎翟荒服甸服者祭侯服者祀賓

服者享要服者貢荒服者王日祭月祀時享歲貢終王此
言列服有遠近之差各因其來朝之時助天子祭祀之事
故遂合紀天子祭祀之事有此五者然所謂終王者是每
一王終新王即位舉行吉祭而彼來助祭即大行人所謂
九州之外謂之蕃國世一見者此乃一王之世一祭非歲
時常事其餘四者則皆每歲行之又楚語觀射父云先王
日祭月享時類歲祀諸侯舍日卿大夫舍月士庶人舍時
說與周語合且並見諸侯以下尊卑之差則此正周禮之
所謂祭祀之序也特因諸經所載明文止有時享而此日
祭月祀之屬未有顯證惟前漢有日祭於寢月祭於廟時

祭於便殿之禮寢日四上食廟歲二十五祠便殿歲四祠乃叔孫通所制故先儒謂其承秦蔑古之後一切權宜黷亂不經不足爲據然國語實周末之書祭公謀父與觀射父皆周人以周人言周禮豈其預襲漢家制度者况祭公在穆王之世當西周盛時去周公制作甫經百年其見聞尤爲詳覈卽叔孫通緜蕞舊儀亦必有所受而增損潤色之無緣鑿空妄撰則漢禮縱不足憑而周語固爲可信惜韋昭之注不能援據經傳以證明之也今按周禮大宗伯職云以肆獻祼享先王以饋食享先王下卽繼之以春祠夏禴秋嘗冬烝享先王夫其序此二者於四時常享之上

果何義哉鄭注謂是祫也禘也祫言肆獻祼禘言饋食者互相備夫既二者之禮互備則是無分鄭氏何所見而分之為祫為禘哉趙伯循謂禘以肆獻祼為主猶生人之有饗祫以饋食為主猶生人之有食視鄭注稍有義理然祠禴烝嘗皆正舉其祭之名則欲明禘祫亦宜就其名別白言之不應渾舉其所行之禮以待後人之揣測且所行之禮不唯禘祫二者互備即祠禴烝嘗亦未嘗不肆獻祼不饋食也又安見其必為禘祫哉即曰二者為祭禮之總綱貫祠禴烝嘗皆然經先揭其綱乃詳其目則凡祭皆二禮倘舉嘗合而言不宜分別言之曰以肆獻祼享先王以饋

食享先王也經既分而言之則是其享先王也有專用肆獻祼者矣有專用饋食者矣反覆玩繹竊謂此二者卽國語之所謂日祭月祀也盖肆者陳其牲體謂熟而薦之於祖也獻一獻也祼酌酒灌地以降神也日祭每日一行其儀物必殺而不煩故但陳設熟物一獻而祼以將之月祭則物當稍豐而禮亦加備故爲之饋食饋食則禮成於三獻矣玉藻言天子皮弁以日視朝遂以食日中而餕奏而食日少牢朔月大牢注以餕爲食朝之餘不知其卽祭餘之餕祭統所謂餕者祭之末者也惟其有日祭之事故日中而餕其祭餘日以少牢卽日祭所用之牲大宗伯所云肆獻祼

肆之爲言陳卽陳此少牢之牲體也月祭以月朔牲用太
牢玉藻所云朔月太牢是也旣祭而後視朝謂之聽朔玉
藻云聽朔於南門之外謂聽治此月朔之事南門卽中門
亦卽應門廟在中門之內其地有兩觀卽象魏旣告廟畢
則出於此聽朔也諸侯舍日無日祭之事而唯有月祭亦
稱告朔降於天子牲用少牢故論語言告朔之餼羊其日
祭月祀之廟據韋元成韋聑之說皆云日祭於祖考月祭
於高曾而祭法則云天子月祭五廟諸侯月祭三廟葢其
疏數以親疎爲節祖考親故日祭月祭則并及高曾太祖
二韋言月祭高曾而不及祖考者以祖考旣日祭則月朔

之祭不言可知其不及太祖則傳聞之鈌畧也諸侯月祭三廟為禰祖曾而玉藻言皮弁以聽朔於太廟者蓋聽朔在既祭之後月祭於禰祖曾之廟而聽朔別在太祖之廟不卽於所祭之廟猶天子月祭五廟而聽朔別於南門之外不卽因其所祭之處也夫惟其每日必祭二廟故禮止於肆獻祼惟其每月而必兼及五廟故禮止於饋食饋食雖比肆獻祼為隆而較之常事之行於歲時者則亦甚約既二者之禮甚約非他祭所同故直云以肆獻祼享先王卽知其為日祭之事云以饋食享先王卽知其為月祭之事無庸更立一名以別其為日為月矣時享卽祠禴烝嘗

楚語謂之時類者以四時之序相嬗類世次之遞承四時之氣相生類族姓之孳息感其類而舉祀禮故曰時類春爲物生之初祭其高祖夏爲物長之時祭其曾祖秋爲物成之候祭其祖冬爲物盛之極祭其禰各以類祭之也歲貢卽歲祀據要服來朝者言故謂之貢其禮則禘祫是也

按周禮司尊彝職於春祠夏禴秋嘗冬烝之外卽繼之曰凡四時之間祀追享朝享鄭司農云追享朝享謂禘祫也在四時之間故曰間祀蓋禘是追祭其祖之自出祫是羣廟之主朝於太祖而合食此二享命名之義而其祭之時則一在春季一在秋季是間於四時之中且歲止二舉故

亦卽謂之歲祀歲祀比時享爲大則其儀物亦必視時享爲隆矣卿大夫舍月則時享歲祀並存士庶人舍時則歲祀亦不廢特卿大夫以下各有宗法則其所謂時享歲祀者亦各不同此所云舍月舍時直據宗子之爲大夫士者言之葢宗子爲大夫有太祖與昭穆二廟四時之享各以一時祭其一代祖禰在廟曾高在寢太祖則春秋有事焉其所以太祖有二祀者以其宗爲繼別子之所自出則亦得祀別子之所自出如魯之季氏稱宗卿以統桓族與諸侯之宗國同義故以春祀別子所自出於太祖之廟爲報本反始秋乃特祀於太祖其但繼別子不繼所自出者則

無春祀而止秋祭其太祖是其歲祀一而已矣宗子爲士其先世有爲大夫者則亦有太祖之廟而或繼別子或繼別子所自出禮並與大夫同若歷世皆士則無太祖而二廟及寢同於大夫歲祀則以春分祭曾高於祖禰之寢秋乃各於其廟祭祖禰焉若非宗子以支庶起爲大夫雖得立禰祖曾三廟而四時必依宗子以祭曾子問言庶子爲大夫以上牲祭於宗子之家祝曰孝子某爲介子某薦其常事常事四時之祀也且大夫及身未有太祖則雖降宗子而舍時用歲亦惟於秋成之際舉歲事於所立之三廟分行之而已士非宗子亦然春之歲事依其宗子秋乃舉

於私廟庶人則又微矣雖有歲祀而無廟但於寢行之如此則爵秩既已有差宗子之與支庶又復不紊國語所說實與諸經相通而不相悖 陳氏禮書引王制所云庶人春薦韭夏薦麥秋薦黍冬薦稻以攻民語士庶人舍時之非不知彼爲四時之薦非四時之祭薦與祭固有別也而祭祀之序可因茲而得其要領矣

祭法所云饗嘗諸儒皆以四時之祭當之然果時祭則當兼舉祠禴烝不應止言其一 按本文之首曰天下有王分地建國置都立邑設廟祧壇墠而祭之乃爲親疏多少之數是其意主於別親疏以定多少謂親者祭多疏者祭少親而多者至於月祭疏而少者僅爲禱祈非定一歲祀事

之數故四時之常祭不之及而反及非常之禱然則天子諸侯之饗嘗卽是朝享亦是祫享以其於秋爲之故稱享嘗但禮祫享毀廟之主與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於太祖今言諸侯享嘗而僅及太祖高祖二廟者何也蓋諸侯遷廟之主皆藏於太祖廟之夾室非若天子有二祧其主亦由他廟而來則此合食之時止言太祖而夾室之祧主自在可知猶曾子問言祫祭則祝迎四廟之主不及祧主亦以其本在太祖之夾室無所謂出廟入廟之節矣但合食旣四廟皆與而此獨言顯考廟者以月祭所不及而今及之其餘月祭所及則今亦與可不待言正以之爲親疎多

少之別也大夫士有大事而後干祫固無合食之典其歲祀之舉於秋者亦祗特祭然歲祀隆於時享而秋物畢成又視春爲盛左傳言祭以特牲殷以少牢祭益卽四時之享殷嘗卽歲祀之秋以其禮之盛故爲殷也然天子歲祀有祫有禘饗嘗爲祫而禘獨不及又是何故蓋禘雖每歲一舉而祖所自出則世數益遠非本經親者祭多疏者祭少之旨故合之而止及於秋之合食但合食雖因在秋得有嘗名而實是歲事與時事之秋嘗迥別讀者不求其徵旨所在輒謂饗嘗卽是時祭且疑其與他經異同者爲疏舛不亦誤乎

禮諸侯及其太祖不禘太祖所自出則歲祀止有祫而無
禘祫必備物春物未成不得大饗是其歲祀之行於春者
亦止特祭其太祖至秋乃爲合食也然諸侯又莫不各有
王事周制侯服歲一見以至要服六歲一見而是歲又畢
朝於東都之明堂計六歲之中侯服六朝甸服三朝男服
采服衛服皆二朝其禰祖曾高使必以四時致享當朝之
歲必有一時廢祭而侯甸與男采衛疏數亦復不均雖曰
王事於心能無所動其怵惕惻愴乎是以聖人制禮預爲
之地凡諸侯之時享不得備有礿禘烝嘗而歲止三舉一
時而祭一廟三時而徧於禰祖曾其高祖之時享闕焉而

歲祀及之每年一合食於太祖之廟一以示降殺於天子一以見世數疎者祭亦疎實則使奔走王事者渾然泯其一時廢祭之迹若限於禮制之當然者以慰安乎爲人後之心故祭法言諸侯顯考廟祖考廟享嘗乃止享嘗卽秋而合食也然諸侯既有王事則其來王之歲或朝於春或覲於秋而其歲事之行於春秋者亦必有一時曠闕若亦如時享之制竟廢一時則太祖與高祖遂不得祀曾謂諸侯而可無祖乎葢諸侯之歲事春之特祭其祖者依天子之追享也秋之合食於祖者依天子之朝享也以子孫而追其宗祖濕乎氣以相感而氣屬於陽春爲陽始夏爲陽

極則歲祀之不得舉於春者以夏行之可也以子孫而朝於太祖之廟類生者之族食而義求諸陰秋爲陰始冬爲陰極則歲祀之不得舉於秋者以冬行之亦可也如是而諸侯於時享歲祀兩無所憾夫惟諸侯之時享止用三時故明堂位言魯禮曰夏礿秋嘗冬烝天子之祭也以魯擬天子之時享有此三者而不及春祠則謂魯屬東方諸侯其當朝之歲非有故恒在春時故制禮之時卽預闕其春祠之典然魯宗國也宗國得繼別子之所自出則亦得祀別子之所自出是以魯與鄭皆有周廟而魯有禘禮晉亦有寡君之未禘祀之語但魯既以當朝之歲非有故恒在

春時而闕其時享之春祠則歲事之行於春者亦不得不移之於夏故明堂位言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大廟乃東遷以後王室衰微朝覲禮廢魯自武公以降絶不聞有朝王之事竹書紀年宣王八年魯武公來朝又史記宣王十二年魯武公來朝春秋之世僖公朝於王所則以王在踐土成公如京師以伐秦故皆非常朝之禮也而春恆在國既以夏禘遂移時享之夏礿於春因混禘爲時享之一并混礿爲春祭之名又以祫享之舉於秋者冬亦可行因於秋冬二時皆廢專祀而俱爲祫享且其初禘於周公之廟者後遂徧及於羣公而因以一歲之禘合食太廟以一歲之禘分祭羣公皆魯禮之末失也無如周官所載不及諸侯儀禮僅爲

七禮作記者大都在七十子之後習於魯事而魯以宗國之故擬於天子遂誤以魯禮為王禮且魯以秉禮見稱并誤以末季所行為元公之典而作王制者又在漢文之朝諸經未出徒摭拾舊聞為之無所考證故其言曰天子諸侯宗廟之祭春曰礿夏曰禘秋曰嘗冬曰烝又曰天子犆礿祫禘祫嘗祫烝諸侯礿則不禘禘則不嘗嘗則不烝烝則不礿諸侯礿犆禘一犆一祫嘗祫烝祫夫春祠夏禴秋嘗冬烝見於諸經而追享朝享司尊彝載之時享歲祀國語述之今以夏祭之禴為春祭其悞一以追享之禘為時享其悞二以時享之秋嘗冬烝皆合食其悞三以禘所自

出亦爲祫享其悮四以諸侯時享有四與天子同其悮五是皆錯認魯禮爲王禮且以魯末季之禮爲周初之禮也自鄭氏作注不能指其致悮之故而明正之反附會而爲之辭後儒又率惟鄭氏之言是據無怪乎時享歲祀之典不明而禘祫之義紛如聚訟矣

古祭祀之禮前期十日而致齊前祭一日而省眡祭之日自再祼以至利成迎神以及送尸其爲儀節繁矣昔季氏以大夫而祭日不足繼以燭他日子路與祭室事交乎戶堂事交乎階猶以質明行事晏朝始退況天子乎則雖有強力之容肅敬之心恒皇皇於日不暇給而必謂四時

之祭以一日而徧於七廟此不達事勢之言也朗曰日祭一廟而祭前視牲祭後有繹亦非彌月不足以竟其事故自程子張子以及長樂陳氏瓊山邱氏皆疑逐廟行禮之煩難而據王制所云天子犆礿祫禘祫嘗祫烝謂每年於四祭之中三時合祭於祖廟惟春爲犆祭如是禮始可得而周不知此乃魯禮之末失則然非周公制作之舊何則禘爲追享與朝享並稱四時之間祀既非時祭之名而大傳小記又皆明言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亦安得混之於祫享其不足據明矣竊按廟立四親而祠禴烝嘗分爲四祭是各以一時祭其一廟春祠於高祖夏禴於曾祖

秋嘗於祖冬烝於禰四時而四親徧也然四時分祭四親則一廟歲止一祭似乎太疏况四親之外又有二祧也亦祖也太祖之所自出也又將何以備禮乎先王創制旣於四時之仲月分祭四親即以春秋之季舉歲祀於太祖之廟以補所不及謂之追享朝享追享在春季而鄰於夏朝享在秋季而鄰於冬故曰四時之間祀謂其閒於四時之中也四親以四時分享則不數而煩祖廟以春秋二祀則不疏而怠是以詩言禴祀烝嘗於公先王謂親廟之時享也祭義曰君子合諸天道春禘秋嘗郊特牲亦曰春禘而秋嘗謂祖廟之歲祀也不云祫而云嘗者以其在秋得有

嘗名且合食主於養陰嘗者嘗其嘉穀之名而以時享之嘗較之此爲大嘗矣且因是知中庸之所云春秋修其祖廟者亦正指歲事之追享朝享言之與祠禴烝嘗之時祭無與薦其時食卽禮器所謂籩豆之薦四時之和氣者不惟春行羔豚膳膏薌之類生人之餼於廟祭風馬牛卽以周官之中夏獻禽以享礿中冬獻禽以享烝爲說亦非此歲祀之時食也惟其專指歲祀故下文直云禘嘗之義正釋此春秋二祭之名若謂春秋是錯舉時祭之名則時享皆於各廟行之未聞其爲合食卽以王制有祫禘祫嘗祫烝之語然春則彼亦云犆祭矣於祖廟何事而云修哉自

經義不明而議禮之家徒爲聚訟遂使後世之主不得以一日徧七廟竟廢親享而遣有司侍祠孰階之厲乎

魯以宗國繼別子之所自出故得禘文王於周公之廟以所禘者文王故許其用天子之禮樂東遷以後典章放失魯君臣見其禮之行於周公之廟也遂托爲成王康周公之說記禮者習以爲然故明堂位直云成王以周公有勳勞於天下命魯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太廟祭統亦云昔者周公旦有勳勞於天下周公既沒成王康王追念周公之所以勳勞者而欲尊魯故賜之以重祭內祭則大嘗禘是也皆沿襲其附會

之說以為真不復知為宗國繼別子所自出之正禮而先儒辨者又皆惑於此二記之言或則謂成王之賜伯禽之受皆為失禮或則謂成王可賜而伯禽不當受或則謂成王止許其用此禮以祀周公非許其卽行此祭其竟行此祭者乃後世之僭或則謂禘於周公不禘文王魯猶未全僭天子衆論紛然各為所見夫周公親制禮以輔成王致太平其為敎也則抗世子法於伯禽及成王命君陳猶拳拳以遵周公之猷訓為言猷訓之大無逾於君臣之名分豈其命伯禽而首廢之卽成王有過舉伯禽亦當以夙昔之抗法者納其君於正又豈有父親制禮于卽顯背之者

以此知言成王賜者必無之事也且成王旣賜康王又何加焉乃曰成王康王賜魯重祭誠不能自掩其僞矣况以勳勞而賜魯有禘禮晉亦有禘祀何也魯有周廟爲文王廟鄭亦有周廟爲厲王廟又何也且止以禘禮祀周公於太廟不祀文王則周廟之設其所祀者更何代之主耶嘗按大傳言別子爲祖繼別爲宗又言宗其繼別子之所自出者百世不遷者也周公爲文王之別子文王則別子之所自出魯祖周公爲宗國得繼別子之所自出故有周廟以祀文王是建國之初即有此廟但魯雖有周廟以祀文王而不得有文王之主葢一王之殁只立一主文王之主

白在西京周公之得祀文王以王命特文王之族豈得別立一主猶之支族之起爲士大夫者其三廟二廟一廟之所祀亦並無主而大夫束帛士結茅而已昔曾子問師行無遷主如之何子曰主命主命者以天子諸侯將出必以幣帛皮圭告於祖禰遂奉以出載於齊車又大戴禮諸侯遷廟之文但有奉衣服無奉主者則別子立所自出之廟或主命而以幣依神或即守祧所藏先王之遺衣服奉之以祀固不必有主及禘而迎神就祖廟祭焉魯人習見乎禘禮之行於周公之廟又不見其祭時有文王之主故直以此爲周公之事耳獨是魯之禘既爲宗國禮所宜有而

孔子又有周公其衰之歎何哉蓋魯禘當以季夏六月爲周之八月而僖公八年書秋七月則非其時魯禘當於周公之廟而閔公二年書禘於莊公則非其地又况致夫人躋僖公與夫喪未畢而卽吉禮旣灌而誠衰皆非禮者且據左氏所載昭十五年禘於武公二十五年禘於襄公定八年禘於僖公凡羣廟之祭皆謂之禘蓋皆以禘禮行之此尤孔子所目覩而心非之者也若夫禮不王不禘則正以周公所自出者文王后叔所自出者武王故可以用天子之禮樂而爲禘苟所自出非王卽不得有此禮蓋諸侯之所自出或爲王者或非王者故著爲不王不禘之例以

別其等而王介甫吳斗南乃謂不王不禘之王爲來王之王非王者之王引國語荒服終王及周官四夷之君世見爲說夫韋元成劉歆韋昭所釋國語大禘則終王者謂一王終新王卽位行喪畢卽吉之禘豈得以此牽混不王不禘而謂禘禮一王之世止有一行也哉

禘祫之義古今紛淆其混禘於郊始自鄭康成而混禘於祫則實出於漢博士之王制按鄭氏注祭法謂祀天圜丘以嚳配之注大傳謂正月祀感生帝於南郊以稷配之注周禮大司樂天神人鬼地示則謂三者皆禘大祭也天神主北辰地示主崑崙人鬼主后稷旣分禘爲郊丘二處又

分禘爲天地人三名一徃乖謬而其致悞之故則有二端一以祭法之文禘在郊上疑其爲郊之大者不知本經以祭之所及遠近爲先後郊及其祖禘及祖所自出爲最遠故先言之非與郊有涉也一則以爾雅之釋祭名但云禘大祭也不辨其天神人鬼地示疑凡大祭皆謂之禘不知本文下與繹又祭也相連是明指宗廟之祭以其比祠禴烝嘗之時享爲大非總承燔瘞薶沈爲大也因此二誤遂生曲說故諸儒羣斥其非然禘固不可混於郊而亦不可混於祫周官明分追享朝享爲二事其禮則大傳小記明言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是禘也曾子問明言祫

祭於祖則祝迎四廟之主主出廟入廟皆蹕又言當七廟五廟無虛主虛主者惟祫祭於祖爲無主耳是祫也名既不同禮亦各別自賈逵劉歆有禘祫一祭二名禮無差降之說孔穎達因之謂取其序昭穆謂之禘取其合集羣祖謂之祫夫禮既無二胡爲而有二名既有二名則必非一實是以諸儒各爲說以求其所以不同之故何休云禘所以異於祫者功臣皆祭也考周官司勳凡有功者祭於大烝是功臣與祭在烝而不在禘即盤庚云茲予大享於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亦未正言大享是禘惟商頌長發中及阿衡小序以爲大禘或殷禮有禘祭功臣配食之事然

周禮則固未嘗有此也張純云舊制三年一祫毀廟主合食高廟存廟主未嘗合祭如此則曾子問所云祫祭而祝迎四廟之主者謂何鄭康成云太王王季以上遷主祭於后稷之廟其坐位與祫祭同文武以下穆之遷主祭於文王之廟無昭主昭之遷主祭於武王之廟無穆主如此則禘祭専及毀廟分三處禘之是禘於后稷文武而祭法獨言禘嚳又是何故王肅云禘者毀廟之主皆合於太廟祫者惟未毀之主祫而已矣考毀廟之主陳於太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於太祖公羊穀梁皆有此說與曾子問所謂七廟五廟惟祫祭爲有虛主者同正是祫禮而以其半爲

為禘以其半爲祫果何據乎袁準虞喜云祫及壇墠禘及郊宗石室考祭法遠廟爲祧有二祧享嘗乃止正指祫祭而言若壇墠有禱祭之無禱乃止禱者非常之事與祫何關且周人禘嚳郊稷則后稷宗則文王亦與禘無預而石室又屬何主於經無文豈即嚳乎凡此皆欲分別禘祫所以不同之故而舍大傳小記曾子問之明文妄生穿鑿故說愈多而旨愈晦致堂胡氏則曰禘祫皆合食也禘其所自出之帝爲東向之尊其餘合食於前此之謂禘諸侯無所自出之帝則於太祖廟合羣廟之主而食此之謂祫天子禘諸侯祫上下之殺也諸侯無禘而當祫天子無祫而有

禘鄱陽馬氏亦曰大傳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節纂之曰諸侯及其太祖大夫士有大事省於其君干祫及其高祖其文意似共只說一祭天子則謂之禘而祭則及其祖之所自出諸侯則不可以言禘而所祭止太祖大夫士又不可以言祫必有功勞見之於君許之祫則干祫可及高祖葢共是合祭祖宗而以君臣之故所及有遠近故異其名若大傳文諸侯之下更有一祫字則其義尤明此二說者皆以禮之不王不禘爲據而辨禘祫爲上下之差覘諸儒爲有識故近代多宗其說然謂禘祫並爲合祭則仍是混禘於祫而不能無誤葢禘之爲合祭諸經並

無其文惟春秋文二年大事於太廟公羊穀梁皆云祫祭杜預直釋爲禘故致後人疑於二禮之爲相通實則左氏未言祫亦未言禘是二傳之言祫者爲得其眞杜氏特臆測之耳禘之合祭經既無文而周官明列追享朝享爲二亦不得謂天子有禘而無祫則其說雖似近而實非也惟唐陸淳趙匡斷然依大傳小記以釋禘引曾子問以定祫千百載之訛謬始爲廓清故朱子取之信齋楊氏述而証明之禘祫之義乃昭然若揭日月然禘祫之時月未能確有所據而魯禮得失之故亦未深審其源流故執禮記以攻左傳且執禮記以攻禮記馬貴與既有違言而時祫大

祫楊氏猶不免仍惑於王制也夫言禘祫之年月者莫詳於鄭氏其注周官王制及詩商頌皆云三年喪畢禘於其廟而後祫祭於太祖明年春禘於羣廟自此之後五年而再殷祭一禘一祫楊氏辨之謂始讀鄭氏三注意其必有昭然可據之實及考其所自來則出於春秋魯禮及緯書夫溺於緯書之僞而不悟其非此鄭氏之蔽惑不足責也謂出於春秋魯禮者並無事實可証乃專取僖公之禘文公之祫二事穿鑿傅會以致其說而已夫禘祫二事其源各異本不相因僖公之禘未嘗因乎祫文公之祫未嘗因乎禘也今其說曰文公二年既有祫則僖公二年亦必

有祫僖公八年既有禘則文公八年亦必有禘事之本無
旣牽合影射以爲有又增宣公八年之禘以明之謂僖宣
八年皆有禘考於春秋宣公八年有事於太廟未嘗有禘
文乃鄭氏駕虛詞以多其証後世所以信鄭氏者以其所
據者春秋也而鄭氏所據者乃是以無爲有駕虛爲實取
閔僖僭竊之禮以明先王禘祫之正禮旣三注其說於經
又以此推演爲禘祫志注疏盈溢文不勝繁故觀者莫辨
諸儒靡然而從之是皆求其說於鄭注之中未嘗以經而
考注之眞僞也此其鬬鄭氏之失可謂明白切至矣然禘
一犆一祫之文見於王制五年而再殷祭之文見於公羊

此確有所自非若所引春秋爲約畧想像之說則以是而
詆鄭氏鄭氏不受也且鄭氏固亦明言此爲魯禮矣蓋魯
爲諸侯本不得備有四時之享止宜以三時分祀其禰祖
曾而高祖之祀以歲事祫之又魯屬宗國得繼別子所自
出其別子所自出之祀則以歲事禘之然因其國在東方
宜朝於春故時享之四廢其春祠者歲事之春禘亦卽移
之於夏且因其國或有故春朝而遲至秋覲則歲事之祫
不得行於秋者許其祫之於冬此其制禮之初本如是也
東遷後魯既不朝春恒在國遂以夏礿移之於春又廢秋
冬之時享而竟爲祫祀於是以春礿夏禘秋嘗冬烝爲四

時之常事而禘與祫混時享與歲祀淆矣且初禘於周公者繼遂徧及羣公之廟而逐廟徧禘復苦其煩皆合太廟又嫌於疏則又爲犆祫間舉之制此其末流之失然也然當時行禮實是如此故左氏言特祠於主卽春礿之犆祭也烝嘗禘於廟卽三時之祫也禘於太廟卽祫禘也禘於莊公禘於武公禘於襄公禘於僖公卽犆禘也春秋常祭不書故經不備見而其所謂春礿夏禘秋嘗冬烝與夫禘一犆一祫者必當時行之當時之人習見之是以左氏載之於傳而公羊遂有五年再殷之言殷者盛祭之名謂一年犆禘一年祫禘凡五年而祫禘者再也如甲之年特乙之年祫丙之年

又特丁之年又禘戊之年又特是五年而爲禘者再漢初諸經未出博士既援據之以爲王制而緯書起於元成之際又往往附於公羊之言鄭氏六藝論云公羊善於讖穀梁善於經又釋何休穀梁廢疾云孔子雖有聖德不敢顯然改先王之法以教授於世若有所欲改其陰書於緯藏之以傳後王穀梁四時田者近孔子故也公羊正當六國之亡讖緯見讀而傳爲三時田作傳有先後不足以斷穀梁也今觀文二年大事於太廟穀梁所云禘祭者毀廟之主陳於太祖云云與公羊說同而獨無五年而再殷之語信乎其善於經矣因而有三年一祫五年一禘之文光武深信緯書凡國之典禮大事類皆取決於緯故二十六年詔問張純禘祫之禮純即以緯之三年五年者奏由是言之誤以魯禮爲禘祫之正者王制也以五年再殷開緯書之端者公羊也溺緯書之僞以定禘祫者光武張

純也康成但踵襲其非而不能駁正之耳乃康成旣負爲通禮大儒踵襲其非不能駁正後之諸儒又唯其言之是聽王肅最爲不信鄭氏猶以禘爲五年殷祭之名況其他乎然諸儒雖俱本鄭氏五年再殷一祫一禘而爲說又各不同高堂隆言喪以奇年畢則祫亦常在奇年偶年畢則祫亦常在偶年其謂五年再殷者是前三後二禘後四十二月而祫祫後十八月而禘也徐邈言凡六十月分中每三十月殷其禘祫之次則前二後三也陳舒言三歲一閏五年祭八年又殷兩頭如四實不過三又十一年殷十四殷凡間含二則十年四殷通典言喪畢之祫祫之本明年

之禘禘之本故從此後各自數每至三年則各為之孔穎達言三年一祫五年一禘每於五年之內為此二禮據其年端數之故言三年五年其實禘祫自相距各五年非祫多而禘少楊勛則謂禘三年而祫五年徐彥則謂禘祫同三年但時異耳諸儒既各為之說而後世朝廷集議又無所折衷以致疎速不均遠近無凖或比年頻合或同歲再序或一禘之後並為再合或五年之內驟有三殷支離乖失靡所適從何莫非五年再殷一祫一禘之說階之厲乎夫周官明云凡四時之間祀追享朝享則是禘祫二者間於四時之中為一歲一行之事何疑乃趙匡陸淳知諸儒

混淆禘祫之非而其言禘仍爲或每年或數年未可知之說楊氏又謂祫祭有二曾子問所云祝迎四廟之主與王制所云祫嘗祫烝者爲時祫三年一祫五年又祫凡五年而再殷者爲大祫則亦與馬貴與之分大禘時禘爲二祭者何異矣蓋公羊之所謂大祫者直據魯禮之末失烝嘗皆祫故此爲大耳實則周官之朝享歲止一祫復何從有大小之分穀梁曰大事者何大是事也著祫嘗祫嘗也者即朝享之行於秋而祭法之所謂饗嘗祭義郊特牲之所謂秋嘗與春禘對舉者也若謂大祫兼毀廟未毀廟之主而曾子問止及四廟故爲時祫不知此據諸侯之祫祭以

主之出廟入廟爲言葢其毁主皆藏於太祖之夾室素在太廟故不迎不迎則無出廟入廟之節故不及毁主而止及四廟然又言非祫祭則七廟五廟無虛主則明天子之祫皆及二祧矣此與公羊穀梁之說本爲一義毁廟之主皆陳於太祖謂之陳者卽明其素皆藏於太廟今但出而陳之也未毁廟之主皆升合食於太祖謂之升者卽明其自本廟而來升於此也然則祫一而已安有大小亦安有三年五年哉至於二祭之時張純謂禘以夏四月祫以冬十月鄭康成謂禘以孟夏祫以孟秋崔靈恩則但云禘以夏祫以秋不分孟仲曹述初則直謂禘祫有定年無定月

今考春禘秋嘗既見於祭義郊特牲而中庸言春秋修其祖廟下卽申之以禘嘗之義則其爲春秋二時審矣周官又以此稱四時之間祀若言孟仲不在四時之間則又知其必春秋之季而明堂位之言季夏六月乃是魯禮與天子不同孟獻子言七月日至又屬追憶傳聞之語均不足以爲實證也若乃馬融王肅以爲禘大而祫小鄭康成謂祫大而禘小楊氏謂祫者合毀廟未毀廟之主祭之禘又上及其祖之所自出則禘大於祫且爾雅特言禘爲大祭以馬王之說爲是拙齋林氏亦謂禘天子之祭名諸侯無禘得祫禘尊而祫卑今按周官平列追享朝享爲間祀未

嘗有小大之分卽爾雅之言亦以其較祠禴烝嘗之時享爲大非與祫較也惟以所及之遠近言之則禘爲遠以爵等之上下差之則禘爲尊至其禮文之隆殺經無具文又孰得臆定其大小乎

時享以仲月取四時之中子午卯酉爲四正也周官言仲夏教茇舍獻禽以享礿仲冬教大閱獻禽以享烝舉二時而春秋可知自董仲舒作繁露云祠者以正月始食韭也礿者以四月食麥也嘗者以七月嘗黍稷也烝者以十月進初稻也此天之經也地之義也鄭氏注禮遂謂祭以首時薦以仲月歷代並因其說孔穎達又引晏子春秋云天

子以下至士皆祭以首時故明堂位云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太廟周六月是夏四月雜記云七月而禘獻子爲之譏其不用六月也其周禮四仲祭者因田獵而獻禽非正祭也今按礿烝爲夏冬二祭之正名苟止爲田而獻禽則禮同乎薦不得以正祭之名稱之旣以享礿享烝爲辭則其爲正祭審矣孔氏附會鄭注不肯正其非甘背聖人之經反以經爲非正何其僻乎且晏子僞書又何足據即明堂位所說亦是歲祀之禘與時享何關況季夏六月乃是夏正並非周之六月周禮之所謂正歲者當時典禮皆用此以紀故逸周書謂敬授民時巡守祭享猶自夏焉

是也服虔注左傳則謂魯祭天以孟月祭宗廟以仲月又謂凡祭人君用孟月人臣用仲月南師解云祭以首時者謂大夫士也若得祭天者祭天以孟月祭宗廟以仲月其禘祭祫祭時祭亦用孟月其餘諸侯不得祭天者大祭及時祭並用孟月凡此紛綸之說皆於經無據不足信也

玉藻言天子皮弁以日視朝遂以食日中而餕奏而食日少牢此因日祭而食其餘故謂之餕禮餕餘不祭故直云奏而食無祭肺之文其朔月太牢則月祭禮盛於日祭亦日中而餕其餘此太牢因月祭而具故下文曰君無故不殺牛君者通天子諸侯而言明不以口腹之欲用大牲也

諸侯舍日無日祭之禮則其食不謂之餕而當食必祭始
爲飲食之人故曰朝服以食特牲三俎祭肺夕深衣祭牢
肉惟朔月有月祭則用少牢焉先儒不察此爲日祭月祭
之禮止視爲天子諸侯飲食之常事遂多曲說鄭康成云
天子言日中諸侯言夕天子言餕諸侯言祭牢肉互相挾
意以天子日中而餕諸侯之日中亦同諸侯言夕食天子
之夕食亦然天子言餕則諸侯亦餕諸侯祭牢肉則天子
亦祭牢肉不知天子之不祭者以其餕日祭之餘諸侯之
不餕者以其非日祭之物天子諸侯禮異故經文別而言
之安得謂其互備乎且日祭之餘物惟於日中一餕之而

已其朝夕之食別用庶羞不用此日祭之物故周禮膳夫王日一舉殺牲盛饌爲舉卽日中而一餕此日祭之少牢也鼎有十二物亦卽此少牢爲之楚語觀射父言天子舉以太牢祀以會舉對祀言祀指四時之享則舉乃朔月之食非日一舉之舉也其朝夕之食不餕祭餘則謂之燕食故膳夫職又云王燕食則奉膳贊祭此非日祭之物則其祭肺祭肉與諸侯同矣鄭康成注膳夫贊祭謂奉朝之餘膳所祭者牢肉則夕亦餕矣經何以獨言日中乎孔穎達又以周官所言日一舉者爲日食太牢疑玉藻所記之非且謂所云君無故不殺牛者君字惟據諸侯以天子日食

太牢無故亦得殺牛此皆不知有日祭月祭之事妄生揣測不得其故輙以疑經可歎也

禮凡遭喪不祭則祭必於三年喪畢明矣然祭有常期而喪畢無定時使喪畢或距祭期尚遠旣已從御復寢諸事如常而廟祀必俟其時然後行不亦疏而怠乎且喪已畢死者之主前此祔於祖者今將遷入於禰廟而自禰已上皆將遞遷有親盡而當毀瘞者古人行事以漸必無不行預告而遽行遷瘞之理況一屆正祭之期則新主亦必有事苟祭而後遷是新主不得正其爲禰也故士虞記云中月而禫是月也吉祭猶未配是月卽禫月禫祭死者吉祭

則祭其舊所祀之禰祖曾高一以見喪畢卽修祀事不敢怠緩其祖先一則以將爲遷廟而先以遷瘞之事告謂之吉祭者則以前此居喪在凶服之中今始卽吉而祭也猶未配者以久曠之後初行吉禮事從簡略亦復之以漸之意也其禮則儀禮之特牲饋食是已既行吉祭乃從而舉遷廟之禮大戴禮載諸侯遷廟云成廟將遷之新廟君前徙三日齊祝宗人及從者皆齊徙之日君元服從者皆元服從至於廟君臣如朝位君入立於阼階下西向有司如朝位宗人擯舉手曰有司某請升君升祝奉幣從在左北面再拜興祝聲三曰孝嗣侯某敢以嘉幣告於皇考某侯

成廟將徙敢告君及祝再拜興祝曰請導君降立於階下奉衣服者皆奉以從祝奉衣服者降堂君及在位者皆辟也奉衣服者至碑君從有司皆以次從出廟門奉衣服者升車乃步君升車從者皆就車也凡出入門及大溝渠祝下擯至於新廟筵於戶牖間尊於西序下脯醢陳於房中設洗當東榮南北堂深有司皆先入如朝位祝導奉衣服者乃入君從奉衣服者入門左在位者皆辟也奉衣服者升堂皆反位君從升奠衣服於席上祝奠幣於几東君北向祝在左贊者盥升適房薦脯醢君盥酌奠於薦西反位君及祝再拜興祝聲三曰孝嗣侯某敢用嘉幣告於皇考

某侯今月吉日可以徙於新廟敢告再拜君就東廂祝就西廂東面在位者皆反走辟如食間擯者舉手曰請反位君反位祝從在左卿大夫及衆有司諸在位者皆反位祝聲三曰孝嗣侯某潔爲而明薦之享君及祝再拜君反位祝徹反位擯者曰遷廟事畢請就燕君出廟門卿大夫有司執事者皆出廟門告事乃曰擇日而祭焉此蓋儀禮之逸經高堂生所未及傳而出於淹中者雖其禮專言諸侯而上而天子下而大夫士當無大異所云成廟將遷之新廟者謂禰廟修成將遷死者而奉之爲禰也云君元服從者皆元服從至於廟者謂死者之主卒哭之明日卽已祔

於祖廟今就此而告之也云奉衣服不云奉主者謂此但導其神往禰廟而主尚存祖廟俟祫享乃遷也云筵於戶牖間升奠衣服於席上不云入室者謂未祫享則死者之禰主尚在室中未得即奉死者之衣服於室也云擇日而祭者謂此事畢更擇日而行祫享之禮乃各以其主遷也蓋前此既葬而祔於祖而祔前先為三虞以虞度其神之能合於祖與否至卒哭而稱成事以祔期告明日乃以其班祔焉今喪畢將奉死者之主入於禰廟則自禰以上皆須遞遷而親盡者且將毀瘞故禫月先為吉祭告以遷瘞既祭矣猶未即遷也先奉死者之衣服導其神以往即於

禰廟而主仍留祖廟即禰廟之舊主亦尚不移至所擇之期則天子諸侯並遷四親之主與親盡之主同祫享於太祖之廟祭畢還主之際當遷者遷之當祧者祧之於是死者之曾祖還主於高廟死者之祖還主於曾廟死者之禰還主於祖廟而死者之主即入於禰廟不還於祖矣大夫士干祫及其高祖則祫享之時奉其禰祖曾及新主並祭於高祖之寢既祭而遷高之主正死者之曾於高所居之寢還死者之祖於曾所居之寢而死者之禰反於祖廟死者之主入於禰廟矣皆因合享還主之際而爲之祧遷毀遷之事泯乎移徙變置之形禮之所爲有節有文不徑情

以直遂者此類是也乃注疏之釋吉祭謂當四時之祭月則於廟行四時之祭不知祭有常時何以能適逢於禫月敖氏以吉祭即祭此死者則禫前祭今又吉祭不特其數而煩且何以孝子之毋必先其父而卒乃立此未配之文也吉祭之禮既已不明遷廟之祭復謁為禘遂謂三年喪畢禘於其廟而後祫祭於太祖紛紛之辨自此始矣

大傳大夫士有大事省於其君干祫及其高祖鄭注大事寇戎之事也省善也善於其君謂免於大難干猶空也空祫謂無廟祫祭之於壇墠今案壇墠為有故而禱不得為祫況大夫三廟得祀太祖士雖二廟而宗子繼高祖者亦

得祀及高祖則安得以無廟壇墠言之石林葉氏曰大事大功也省祭也干上達也大夫既不得祫然有大功見崇於天子則視諸侯上達而祫其毀主然必有大功而後祫則非大夫士之通制且大功何以言爲大事又本經止云及其高祖亦安得及高祖以上之毀主乎葢大事云者卽春秋所書文二年大事於大廟乃喪畢遷廟之祭也省減也殺也干者以下而用上之禮也謂君之祫享在太祖之廟此大夫士以下而干上禮但及高祖視其君爲減殺也然大夫亦有太祖之廟而合享止及高祖者則又以大夫高祖以上親盡之主直從毀瘞不在太祖之夾室故喪畢

而遷廟禰移於祖祖移於曾曾移於高而高則瘞之不若其君之親盡者由廟而遷夾室由夾室而後毁瘞亦所以著其降殺之禮既無夾室之遷則於太祖之廟無所事故不及也以此推之大夫士之身非宗子於其親之喪畢亦得奉其當遷當毁之主合享於宗子之家而卽其還主之時遷之毁之矣

喪畢而吉祭吉祭者特祭於羣廟以遷祧之事告也既吉祭而遷廟則有祫享謂之大事以其祭畢還主之際毁者毁遷者遷以子孫而變置其宗祖其事爲大也吉祭行於羣廟不及新主而舉於禫月一廟一祭亦不爲合享春秋

閔二年夏五月吉禘於莊公此經書禘之非禮之始蓋禘者祭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也周室既衰典章廢壞附會於尊魯而賜重祭之說凡合祭大廟特祭羣廟往往皆爲禘禮此吉祭也而用禘禮又不於羣廟而於新主故特書吉禘於莊公以著其失其未可以吉而吉之非則不必言蓋莊公以三十二年八月薨至此止二十二月讀者但據年月觀之即知其未滿三年無庸於特說而三傳但以其速於即吉譏之不亦淺乎遷廟而祫蓋在禫之次月春秋文公二年八月大事於太廟公穀以祫祭釋之是也然其失禮之甚在逆祀故特書躋僖公以著其非而僖公之

甍在三十三年十一月至此甫二十一月未可以大事而大事亦止就年月觀之卽見不必別著也乃自先儒不知以禘爲吉祭之非又以吉祭與遷廟之祭混而爲一遂謂喪畢有祫祫前有禘不知喪畢之祫爲遷廟之祭與常年之朝享無涉其祫前之祭謂之吉祭不得爲禘亦祭於羣廟與新主無關今乃以爲新主入廟特爲此祭謂之始禘謂之小禘以春秋失禮之事爲正禮何其舛耶

先儒說儀禮特牲饋食爲士之祭禮少牢饋食爲大夫之祭禮千數百年未有異義其所以爲此說者一以王制玉藻皆云大夫無故不殺羊士無故不殺犬豕故謂祭享之

屬明大夫之祭用羊士之祭用豕然經但謂無故不殺而已未嘗謂有故而大夫必用少牢士必用特牲也一以孟子云前以士後以大夫前以三鼎而後以五鼎明士祭以特牲之三鼎大夫祭以少牢之五鼎然樂正子止言鼎數而已亦未嘗言三鼎者必特牲五鼎者必少牢也且既夕卽士虞禮之下篇而遣奠陳鼎五於門外則士而用五鼎矣有司徹爲少牢饋食之下篇而司馬舉羊鼎司士舉豕鼎魚鼎則大夫而用三鼎矣又天子之郊以特牲而諸侯之社稷以少牢則非大夫士而郊社大祭且用特牲少牢矣是則特牲少牢者視其所祭爲差非以大夫士之爵差

也故曲禮大夫以索牛士以羊豕明著大夫得用太牢士得用少牢之禮雜記則曰上大夫之虞也少牢卒哭成事祔皆太牢下大夫之虞也特牲卒哭成事祔皆少牢葢上大夫近於君下大夫近於士而禮器之文直云君子太牢而祭謂之禮匹士太牢而祭謂之攘君子通大夫以上是大夫既明許其可用太牢匹士用太牢乃爲攘則用少牢亦禮之所許矣春秋襄二十二年傳公孫黑肱有疾歸邑於公召室老宗人立段而使黜官薄祭祭以特羊殷以少牢夫如此而謂之薄祭則其前此必祭以少牢殷以太牢可知是又大夫用太牢之明証也乃自鄭氏以特牲少牢

定爲大夫士祭禮之差而他不可通則强解之以曲禮所言爲王朝之大夫士儀禮饋食二篇爲侯國之大夫士雜記及既夕遣奠是喪禮攝盛而加一等然皆臆揣於經實無明據也且儀禮本稱士禮而此二饋食即次於士喪士虞之後而不別其爲士與大夫則亦士禮已耳蓋士禮有用特牲者有用少牢者猶之喪奠皆特豚而遣奠獨用少牢虞祔仍用特牲以所用之禮而異也其禮之異奈何特牲饋食者禫月吉祭之禮也前此在喪三年廢祭至是禫而從御人道復常則祭於祖禰高曾以示其急於祖宗之歲事而不敢緩且當以遷毁之故預告也是以其禮之首

日不諏日明其即在禫月非若常祭預諏前月下旬之丁巳以筮來月上旬之下巳也筮日筮尸之詞曰孝孫某自死者之稱以上主人皆謂之祖而自稱爲孫也曰諏此某事某事者或遷或瘞之事也曰適其皇祖適往也言或遷或瘞其神皆當往依其皇祖猶告虞告祔之意也其不曰以某妃配某氏者以初吉祭畧之即士虞記所云吉祭猶未配也用特牲者亦以初吉故從殺畧也其宿賓之擯曰某薦歲事不云某事者以或遷或瘞其祭賓皆涖之一告而無庸更端統謂之歲事以見此爲喪畢急於祖宗之歲事未即以此祭爲遷毀也其禮於加爵之後有嗣舉奠尸

出又遣舉奠入餕者以前此之祭皆父爲主人而已但爲子姓今已爲主人而已又有嗣所以著代明祖當遷乎上宗乃得易乎下也主人冠端元不朝服者以其尚在禫月之中也不賓尸者亦初吉禮殺也此其所以次於士虞禮之下而祔練祥禫之祭經皆不著記云其他如饋食謂其自卤趨吉附於此與虞禮之間行之也若少牢饋食乃是士常祭之禮但士之常祭歲止兩舉春物未成祭高曾於寢其禮殺秋物備具而祭祖禰於廟則其禮詳此用少牢蓋秋而祭其祖之禮矣故其詞言用薦歲事於皇祖歲事即國語所謂舍時而有歲祀者也以其爲士常祭之禮故

又次於特牲吉祭之後而此二篇並言尸不言主者則以其吉祭常祭皆是特祀非合享特祀則主自在廟室之中迎尸之前主人再拜稽首祝在左祝卽其向主而拜向主而祝矣無所爲迎主之事故不必特著之自先儒強分爲大夫士之別而吉祭之禮亡士常祭之禮亦淆惑而多曲解也

候官　林喬蔭　學

祭儀上

白虎通曰祭所以有尸者鬼神聽之無聲視之無形升自阼階仰視榱桷俯視几筵其器存其人亡虛無寂寞思慕哀傷無所寫洩故坐尸而食之毀損其饌欣然若親之飽尸醉若神之醉矣此明祭祀用尸之故最爲精切葢古人通幽明之故死生之說實洞然有以知鬼神之情狀故能事死如生事亡如存也杜氏通典乃以爲上古樸陋之俗聖人制禮時未盡革者謂今去之爲是然者禮惟喪奠無

尸故檀弓云虞而立尸又惟祭殤無尸故曾子問云祭成喪者必有尸祭殤必厭蓋弗成也祭成喪而無尸是殤之也又惟庶人之祭無尸大戴禮云無祿者稷饋稷饋者無尸今祭而去尸是吉禮而同於古之喪莫成人而等於古之三殤有祿而齊於古之庶人豈禮意哉且禮不唯宗廟之祭用尸而已周官太祝凡大禋祀逆尸令鐘鼓相尸禮又云凡祭示逆尸相尸禮節服氏郊祀裘冕二人執戈迎尸士師若祭勝國之社稷則為之尸祀五帝則沃尸及王盥墓人祭墓則為尸詩序絲衣高子曰靈星之尸也國語晉祀夏郊董伯為尸尚書大傳舜入唐郊丹朱為尸石渠

論周公祭天用太公爲尸白虎通周公祭太山以召公爲尸是凡天地社稷山川羣祀無不用尸者自後世尸廢而象教興土木之形徧於海內衣冠僕隸鬼物變相終古儼然由是內外祭祀誠敬之意微而禍福之說盛矣

檀弓曰虞而立尸又曰既窆主人贈而祝宿虞尸此祭用尸之始葢前此親之尸柩尙存而未葬以生人事之故奠而不祭今既葬而親形已藏則立尸以象其形以係孝子之心焉其爲尸之人據士虞禮記云男男尸女女尸必使異姓不使賤者鄭注異姓婦也賤者謂庶孫之妾也尸配尊者必使適也賈疏釋之曰異姓婦也者以男無異姓之

禮故也孫與祖爲尸孫婦還與祖姑爲尸故不使同姓女爲尸也尸配尊者必使適也者男尸先使適孫無適孫乃使庶孫女尸先使適孫妻無適孫妻使適孫妾又無妾乃使庶孫妻即不得使庶孫妾以庶孫之妾是賤之極者諸儒之解皆同斯義今按本文言男用男尸女用女尸即繼之曰必使異姓不使賤者明是總承男女而言若專指女尸則當申之曰女尸必使異姓不則亦當云必使適婦乃辭未别白而臆斷其爲專言此不兼彼未確也且注疏所以爲此者以男尸必用同姓且必於所祭者爲孫之倫不知此爲虞祭與他祭異葢禮葬日虞死者甫及三月其孫

之倫尙未變麻卽葛其迎尸之時一人衰絰奉篚哭從尸自尸入門升階入戶至告利成出戶降堂出門丈夫婦人並有哭踊之節使其孫爲尸能晏然成禮乎且不特齊衰重服不可爲尸卽大功以下亦俱在丈夫婦人哭踊之列者故記特著之曰必使異姓以此虞祭非若他祭同姓者哀未忘不可以成禮也其不使賤者則以其配尊凡男尸女尸必用尊貴之人爲之不可使臣僕妾媵也惟其爲異姓故於三虞之後卒哭獻畢行餞尸之禮餞者送行之名謂以後皆用同姓爲尸其異姓之尸止此事畢則送之也明日以其班祔其禮如特牲饋食之事葢其祭自凶而愈

趨於吉哀亦漸殺而不及其初其尸則記云用嗣尸嗣者孝子之子死者之孫曾子問所謂祭成喪者必有尸尸必以孫孫幼則使人抱之無孫則取於同姓郎此是也練祥及禫並是喪祭則亦並用嗣尸至禫月吉祭則又不用嗣子而取於同姓之同昭穆者故特牲禮前期而筮既筮而宿也葢自初虞以至吉祭尸凡三易虞卒哭用異姓祔練祥禫用嗣子吉祭以及常祭皆用同姓汪琬既以虞祭郎以適孫爲尸於祔之用嗣尸則曰自虞至祔雖用一尸夫既止用一尸而不易則卒哭獻畢未徹胡爲其急餞之故氏知虞祔當爲異尸而曰嗣尸主人子行之次於爲虞尸

者以次相繼而用之果爾則設主人之子止有一人將仍用其爲虞尸者抑舍之而别取同姓乎且同姓之爲主人子行者多矣既不用筮又焉擇而使之耶葢虞祭爲易奠之始禮尙屬凶凶則從畧故可以無尸祔祭趨於吉矣吉則必不可以無尸故記直云用嗣尸不著其無尸之禮若何而曾子問則曰孫幼則使人抱之無孫則取於同姓以明尸之必有孫幼亦可同姓亦可所以通其窮而不至於缺非若三虞卒哭之尸必用異姓貴者無則可以畧之也如注疏說虞卒哭無尸謂無孫列可使則既以同姓可通又奚憂其不足且虞卒哭可無尸將祔練祥禫亦可無矣

經記復何以不一著之耶至於禫月吉祭則此嗣子有舉奠餕食之事固不得爲尸且此與常祭並是吉禮更非若祔練祥禫之尙在喪服中者使必用嗣尸則或未有孫或孫尙幼尸旣不容不立而必使人抱之豈所以肅祀事而彰盛典卽有其人而未嫺於禮習於禮而未當乎神亦豈得以濫用故必前期而筮旣筮而宿而此不得復限於巳之子行故通同姓之中擇其可者用之然則曲禮所云孫可以爲王父尸子不可爲父尸與祭統所云孫爲王父尸所使爲尸者於祭者子行也皆專指祔練祥禫之祭爲言卽曾子問所謂祭成喪之禮也曲禮又云爲人子者祭祀

不爲尸是指禫月吉祭及歲時常祭所筮而宿之者也而
男男尸女女尸必使異姓不見他經特於虞禮之記言之
正以明其專屬乎此非他祭之所通矣
何休注公羊云禮天子以卿爲尸諸侯以大夫爲尸卿大
夫以下以孫爲尸毛氏詩傳云公尸天子以卿言諸侯也
鄭箋云諸侯有功德者入爲天子卿大夫故云公尸公君
也孔疏曰王宗廟以卿爲尸射以公爲耦不以公爲尸避
嫌也此言公者卿六命出封則爲侯伯故得以公言之賈
公彥儀禮疏云大夫士以孫之倫爲尸皆取無爵者無問
成人與幼皆得爲之若天子諸侯雖用孫取卿大夫有爵

者爲之故鳧鷖祭尸之等皆言公尸今按曾子問卿大夫將爲尸於公受宿矣而有齊衰內喪是諸侯以卿大夫爲尸經有明文謂諸侯不以卿爲尸嫌其尊近不便於稽首拜尸者誤矣又言祭成喪者必以尸尸必以孫明指喪祭則謂大夫士凡祭皆不以臣爲尸俱以孫者亦非也葢公尸者先公之尸周之追王止於太王自祖紺以上皆爲先公禮統於所尊則公尸乃太祖后稷之尸非就爲尸之人而言卽朱子謂秦已稱皇帝而男女猶稱公子公主以證周雖稱王而尸尚仍其舊爲公尸者恐亦臆揣而無據也然周后稷既有尸則祫享之時七廟當共有七尸而禮器

言周旅酬六尸者鄭注謂后稷之尸發爵不受旅是也陸農師乃以爲時祭不指大祫周九廟而六尸蓋指成康之世文武親未盡猶在七廟之數不知周制並無九廟而時祭亦止特祭各廟安得有旅酬六尸之事此欲與鄭爲異而不自知其說之舛也孔穎達又謂大祫多主唯云六尸者毀廟無尸則亦非是逸禮祫於太廟之禮云毀廟之主升合食而立二尸毀廟卽祭法所謂遠廟爲祧有二祧者二祧故二尸乃高祖之祖與高祖之父幷四親爲六矣先儒不知二祧止祀高祖之祖父謂凡高祖以上毀廟之主皆在於祧因有大祫多主毀廟有主無尸之說鄭氏禘祫

志則謂后稷廟中昭穆尸各一后稷尸一文王廟中文王尸一穆尸共一武王廟中武王尸一昭尸共一據其所言是祫於太祖止有三尸亦安有六尸旅酬者與禮器之注巳自違背況尸以象神安得享衆神而共一尸者孔氏從王肅謂毀廟無尸則又與逸禮不合且無尸而祭是殤之也毀廟何故殤之諸經豈容無說若亦有尸則不應止六是皆昧於二祧之止為二世合四親太祖為七世二祧以上卽從毀瘞乃祭法所云壇墠禱之者本不與合享故尸之數止此也若李氏三禮辨又疑宣王之世后稷東向先公不窋以下十二尸先王太王以下十三尸每尸各有豆

遷之廟疑室中之地不足以容其禮亦非一日所能行此九廟㑹合夫周除后稷不受旅外所有六尸自武王有天下以至卜世三十皆是如此豈有隨世輙增之理其昧於禮意固不足辨然其致㑹之由則亦先儒謂高祖之上通爲毁廟不限二世有以啓之也

周官守祧掌守先王先公之廟祧其遺衣服藏焉若將祭祀則各以其服授尸士虞禮記云尸服卒者之上服上服是其生前最上之服此其常也若論其變則貴賤無定如喪服小記所云父爲士子爲天子諸侯則祭以天子諸侯其尸服以士服父爲天子諸侯子爲士祭以士其尸服以

士服是尸有不盡用卒者之上服何哉蓋禮緣情制亦以義斷父本無爵而子有爵不敢以已爵加之服其生前之服固也然周官司服言享先公以鷩冕王亦降等不服袞冕以尸服鷩冕已以袞冕臨之非所以致其敬故爲之屈而弗敢伸則父爲天子諸侯子爲士祭於士之家旣不用天子諸侯之禮樂而享其祭者獨冕服以臨固爲弗類且士之祭所使爲尸者取於同姓之子行儼然服天子諸侯之服於心亦徧不安故不用死者之服而從生者以云稱也注疏乃謂父以罪誅不成其爲君故不得服其爲君之服是以子孫而追削其宗祖之爵有是理乎

曲禮外事以剛日內事以柔日鄭注出郊爲外事引春秋甲午祠兵爲証崔靈恩亦云外事用兵之事內事宗廟之事此以國之大事在祀與戎故以二者分內外孔穎達則曰內事郊內之事外事郊外之事今按事之所包者廣不止戎祭二端亦不必以地之在郊外郊內爲別葢凡事神接人有涉於外者皆外事有涉於內者皆內事故馬晞孟云師田外祭之類外事也冠昏內祭之類內事也陳可大於外事更以巡守朝會言之是已然祭祀郊社爲外宗廟爲內而郊特牲言郊用辛社用甲者葢郊社大祭不在內外之例郊屬陽而用柔日之陰社屬陰而用剛日之陽取

陰陽互備之義故記特著之以見與常事之外剛內柔者不同召誥郊用丁社用戊洛誥烝亦用戊則又是告祭並與常異是記所云內事外事者亦祇就常事言之耳常事內祭用柔日故春秋所載桓八年春正月己卯烝十四年秋八月乙亥嘗文二年八月丁卯大事於太廟宣八年六月辛巳有事於太廟閔二年五月乙酉吉禘於莊公昭十五年二月癸酉有事於武宮皆用柔日特牲饋食禮謂日用丁巳者非言必以丁巳之日以十干之內柔日凡五若丁若巳之類皆可以用下文云來日丁亥逸禮禘於太廟亦曰日用丁亥者蓋舉[illegible]日以槩其餘丁亥爲六丁之末

明上此俱可用而乙之屬已之屬辛之屬亦并可由此推之也鄭注乃云不得丁亥則已亥辛亥亦用之無則苟有亥焉可也是柔日不論十干之丁已而但取十二支之亥與本文日用丁已之言背矣其諏日之法周官言前期十日帥執事而卜日少牢禮言筮旬有一日蓋祭祀皆於祭前之夕爲期前期十日即祭前之十一日一據祭日一據前夕非有異也必十日者爲散齊七日致齊三日也其卜筮以前月下旬之丁已卜筮來月上旬之丁已不吉則用中旬又不　吉則用下旬所謂吉事先近日者凶事反之必更三旬者求吉之道三也穀梁言魯郊以十二月下辛

卜正月上辛不從以正月下辛卜二月上辛又不從以二月下辛卜三月上辛謂自正月至於三月皆郊之時故得轉卜三正不知魯之郊止是祈穀當在寅月與冬至無與經於周之正月言卜者乃卜牲而芻之三月者也若祭日用卜筮而不從者惟更三旬不更三月矣既常祭用柔日而卜筮必於祭前之十一日在前月下旬故吉祭在禫月不得有諏日之事而特牲禮直云不諏日不日日用丁巳下文亦止云來日某不曰丁亥明其在禫月之中或禫巳在下旬不能遲至後月其爲吉祭非常祭之禮不確然可信乎哉

凡祭祀於祭之前夕爲期故周官太宰前期十日而卜日遂戒并祭日數之爲十一日禮器言七日戒卽祭統所謂散齊七日自卜日之日爲始也三日宿卽祭統所謂致齊三日并祭日則四日也特牲禮筮尸在前期三日之朝卽致齊之第一日旣筮云乃宿尸乃者繼事之詞謂筮已得吉卽以是日宿尸也宿尸之後方爲宿賓文不言乃蓋在宿尸之次日下文卽繼之曰厥明夕有陳鼎拜賓視牲告期諸儀又云夙興乃是祭日則宿賓爲祭前二日敖君遂謂筮尸宿尸宿賓皆同日則於經之所謂厥明夕夙興者不相顧矣盛氏世佐謂宿尸宿賓同在筮尸之次日則亦

非是𥰡尸既筮得吉即當致神命告之何容遲至次日而
宿賓若與宿尸同日則當於主人退之下言遂以明之且
主人之宿尸子姓兄弟皆從而宿賓無之則其又一日明
矣少牢禮云宿卽下文所謂宿尸視𢭏之事注謂前祭一
日者是𥰡先目其事也前宿一日宿戒尸則祭前二日也
明日之朝筮尸吉乃遂宿尸視𢭏既宿尸反爲期於廟門
之外宗人曰旦明行事則並是祭前一日𥰡其文稱乃遂
又言既宿尸反皆無越日隔昔之意明其同在一日盛世
佐以前宿一日爲祭前四日明日之朝爲祭前三日者誤
秦氏通考以前宿爲祭前三日明日朝爲祭前二日亦非

也其二禮不同之故則以特牲爲禫月吉祭之事前此祔練祥禫皆用嗣尸今乃用同姓之昭穆與祖考同者事屬更新故前三日而先筮少牢爲常祭之禮所爲尸者素有其人故但於祭前二日宿戒之前一日筮遂宿之矣又特牲爲吉祭之初前此在喪三年久已廢祭今乃復舉則助祭之賓亦屬更新且前此父在則賓之助祭者助其父今已爲主人不敢必賓之助已也故親宿之少牢常祭賓之助祭非一日矣又奚煩親宿乎自注疏强分爲大夫士之差而特牲不諏日則曰士卑時至事暇可祭則祭少牢筮尸不前期三日則曰大夫下人君與士異宿戒尸則曰大

夫尊儀益多不宿賓則曰大夫尊肅尸而已賓及執事者使人肅之是皆附會而强爲之别夫大夫旣位尊儀多則尤宜早辦其事而反以筮尸宿尸爲期幷行於祭前一日之內何哉

特牲禮祭之前夕陳鼎設洗及豆籩鉶敦几席之屬宗人於主人拜賓之後視濯告濯具視牲告充舉獸尾告備舉鼎鼏告潔然後請期曰羹飪少牢禮則祭前之夕但云爲期於廟門之外主人門東南面宗人朝服北面曰請祭期主人曰比於子宗人曰旦明行事主人曰諾乃退其所有陳設及省視諸儀皆在祭日先儒並謂士遠君而伸故視

濯具與視殺異日大夫近君而屈故視濯具與視殺同日今按諸經所載祭祀儀節上下畧同而大夫有太祖之廟直與天子諸侯無異不以為泰而必以視濯具與視殺同日為引嫌何哉蓋特牲乃禫月吉祭之禮以遷毀之事告將一日而徧及四親則行事不得不豫而為禮亦不得不殺故視濯具視牲於祭前之夕其日以夙興舉事而禮止特牲不賓尸焉少牢則歲事之常禮止行於一廟日力暇給故陳設諸儀皆以本日為之而請期之時直日旦明行事旦明即質明異於夙興且即於是日賓尸也至天子諸侯儀物煩多雖止祭一廟而行事亦不得不豫故周官大

宗伯宿視滌濯涖玉鬯省牲鑊大司樂宿縣并在祭之前夕以所當陳設者多而本日禮煩也而雞人大祭祀夜嘑旦以嘂百官則亦以旦明行事其肆師之告潔告備小宗伯之告時告備俱在祭日與少牢同蓋各以其儀物之繁殺爲之節槪謂大夫近君當避士卑可以不嫌而或避或否又復無定豈通論哉

禮經闕亡儀禮所存特牲饋食爲禫月之吉祭少牢饋食爲歲事之享嘗皆士禮也故接於士虞之下不必以士冠之其天子諸侯大夫之祭禮散見於周官戴記及諸經傳者脉絡猶可宛尋特爲先儒注疏所汨淆讀者遂多所眩

戠耳按周官司尊彝云春祠夏禴祼用鷄彝鳥彝其朝踐用兩獻尊其再獻用兩象尊秋嘗冬烝祼用斝彝黃彝其朝獻用兩著尊其饋獻用兩壺尊凡四時之間祀追享朝享祼用虎彝蜼彝其朝踐用兩大尊其再獻用兩山尊是天子之享祠享禴與朝享追享皆先朝踐後再獻享烝享嘗則先朝獻後饋獻而朝事之始又皆有祼爲六享之所同焉朝早朝也踐陳列之貌如詩所云籩豆有踐者言陳列之而不獻也再獻謂主人之親獻者再酳尸一獻賓尸再獻也朝獻則不惟陳列而已且親獻焉饋獻卽饋食而酳也其所以不同之故則以生人交接之道有饗有食有

燕饗以致其敬食以致其養燕以致其歡既殁而接之以祭祭者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也故亦倣此三禮爲之朝踐祼乎饗饋食祼乎食賓尸祼乎燕而所施則各因其宜葢饗禮爲尊尊之道食燕爲親親之道子孫之祀其先必兼此二者故曰敬其所尊愛其所親春祠高祖夏禴曾祖與夫追享及其祖之所自出朝享祫羣主於太祖皆報本而反始追遠也則尊尊之意多故朝事全用饗禮而食與燕以一日而幷行秋嘗於祖冬烝於禰則所祭者近專於報本而親親之意多故朝行饗禮卽獻繼以饋獻又爲明日之繹以盡燕獻之情葢愛餘於敬故曰饗而致之又

從而思之祭之日樂與哀半饗之必樂已至必哀也且春夏日長而物未大成禮亦未盛故可一日而兼舉三事秋冬日促而庶物備具禮儀亦殷故賓尸需之明日亦以因乎其時此又禮之所由有賓尸與不賓尸之異也大行人王待賓客之禮皆先祼乃饗是生人交接之道由祼而饗而食而燕以次行之故祭以接神倣諸饗食燕而六享之始皆先有祼亦與接生人者同但或一日而並行祼饗食燕或本日止爲祼饗食而燕禮以次日繼行則謂之繹繹者繼續之義爾雅謂之又祭而司尊彝所記惟據本日正祭爲言是以有朝踐朝獻再獻饋獻之異與鄭氏不察乃云

朝踐謂薦血腥酌醴始行祭祀后於是薦朝事之豆籩既又酌獻饋獻謂薦熟時后薦饋食之豆籩朝獻謂尸卒食王酳之因朝踐之尊而得名再獻爲王酳尸之後后酌亞獻諸臣爲賓又次后酌獻備卒食之三獻其變饋獻爲再獻者亦尊相因據其所說是朝獻在饋獻之時再獻在朝獻之後經文何以先言朝獻後言饋獻且既朝踐饋獻是大名再獻朝獻是饋獻中之分節則經文止言朝踐饋獻可矣又何爲紛岐錯出以待後人之解說乎王安石云以朝事爲初獻則饋食爲再獻朝獻卽朝踐以籩豆言之曰朝踐以爵言之則曰獻饋獻卽再獻以序言之則曰再以

物言之則曰饋祼汪疏差爲明白然旣是同義經亦何必故異其文以分屬於六享之下觀於祼之文同則知經之文意同者不必異異者必不同而朝踐再獻朝獻饋獻以四節分配六享非無義矣

先儒言廟祭之禮皆爲九獻其九獻之節則祼時王與后各一朝踐王與后各一饋獻王與后各一酳尸王與后各一又諸臣一合之爲九陳氏禮書據大行人上公再祼侯伯子男一祼并不預於九獻七獻五獻之數王之待賓如此廟祭二祼亦當不在九獻之中因分朝踐三獻饋食三獻酳尸三獻謂三節皆王后各一諸臣各一引書太保秉

璋以酢孔傳謂報祭日酢諸臣於禮皆酢以成之故司尊彝有諸臣之所昨之文今按本經三言諸臣之所昨皆有罍一指春祠夏禴一指秋嘗冬烝一指追享朝享非謂一祭之中諸臣有三酢也且朝踐以其陳而不獻故以踐名若有獻則與朝獻何別而經乃異其文明朝踐不獻而謂有二獻者固非謂有三獻者更謬況大行人所云九獻七獻五獻之等並指饗賓客之禮而言與廟祭無涉若果定爲士一獻大夫三獻子男五獻諸侯七獻天子九獻則諸經之言自上而下降殺以兩者凡宮室車旗衣服廟祧殯葬之差經皆詳著其數不應於祭禮獨不之及也然則廟

祭九獻之說經無明文未足爲據惟禮器有曰一獻質三獻文五獻察七獻情文上承太廟之內敬矣一節則其専指廟祭之儀而言可知葢一獻之禮卽國語所謂日祭周官所謂以肆獻祼享先王也日祭每日一舉止及祖考物省而儀殺故牲以少牢禮止一獻肆謂肆其牲祼謂祼以酒以所祭者親近而禮可以不煩故云質上經言之一獻孰亦卽指此葢所用以祭者是熟物故日中而餕其餘此親親之道也三獻文則國語謂之月享周官所謂以饋食享先王者也祭於每月之朔及其高曾牲以太牢禮用三獻視一獻爲加故謂之文乃尊尊之道而物用爓介乎生熟

之間以高曾視祖考爲遠卽事之之道亦介乎神與人之間焉上經所言三獻爓是矣五獻則時享之行於秋冬者以二時分祭祖禰亦親親之意多謂之察者察在也著也祭義之所謂致愛則存致慤則著也七獻者時享之行於春夏與夫追享朝享之間祀所祭者高曾也二祧也太祖也太祖之所自出也皆本尊尊之意爲之尊則主敬而事之以神故曰七獻神其所以有此五獻七獻之異者盖秋嘗冬烝之禮先朝獻後饋獻朝獻倣生人之饗禮饋獻倣生人之食禮而賓尸倣生人之燕禮者不於本日而以次日續行則本日之正祭惟爲先朝事而後饋食朝之時王

后各一獻饋之時王一獻后一獻諸臣一獻合之爲五而
專就王之獻言則朝時獻一饋時獻一故曰朝獻饋獻也
春祠夏禴朝享追享之禮始爲朝事但陳列其牲物而不
獻亦倣生人之饗禮傳所謂設机而不倚爵盈而不飲與
記所謂酒清人渴而不敢飲肉乾人饑而不敢食者及薦
熟以後乃倣生人之食燕二禮并行之於一日蓋尸卒食
而後王與后及諸臣各一獻爲酳尸之三獻於是遂行燕
尸之事王酬尸四獻也長兄弟加爵於尸五獻也賓長獻
尸六獻也利加爵於尸七獻也七者皆行於薦熟以後自
尸言爲受獻者七自王言則酳尸一獻賓尸一獻故曰再

獻也烝嘗爲祖考之祭於親爲近秋冬又當備物之時是以諸經所散見之祭禮多屬朝獻饋獻之事禮器所云五獻之尊門外缶門內壺亦正指烝嘗而言壺卽饋獻之兩壺尊缶盎卽朝獻之著尊以此益知五獻爲烝嘗之禮王於祭統所言尸飲五尸飲七尸飲九則是專言燕尸之事五七九據尸之所飲者言與獻無預故謂之飲不謂之獻而獻卿大夫士與羣有司則視尸之飲爲節亦倣於燕禮之君舉旅行酬而后獻卿卿舉旅行酬而後獻大夫大夫舉旅行酬而后獻士士舉旅行酬而後獻庶子之義也先儒以一獻三獻五獻七獻爲泛指大小之祭祀且拘拘然

係獻數於服章而周官六享之儀遂無有論辨之者矣
諸經所載多屬烝嘗之禮以祖考近親秋冬備物而禮又
達於上下故也然子孫所以祭其祖考者何也以祖考本
人也殁則人而神之矣故朝事以前用神道事之薦熟以
後用人道事之夫既爲神子孫安能知其所在是以求之
於祭之始郊特牲曰詔祝於室坐尸於堂用牲於庭升首
於室直祭祝於主索祭祝於祊不知神之所在於彼乎於
此乎或諸遠人乎祭於祊尙曰求諸遠者與禮器亦曰納
牲詔於庭血毛詔於室羹定詔於堂三詔皆不同位蓋道
求而未之得也設祭於堂爲祊於外故曰于彼乎于此乎

二經所記畧同皆謂始祭求神之事而其所以求之之道不外陰陽二端而已祭義曰氣也者神之盛也魄也者鬼之盛也合鬼與神教之至也衆生必死死必歸土此之謂鬼骨肉斃於下陰爲野土其氣發揚於上爲昭明焄蒿悽愴此百物之精也神之著也因物之精制爲之極明命鬼神以爲黔首則百衆以畏萬民以服此言人之有生氣與形合死則魂升而魄降判然相離祭者欲使既散之魂氣與體魄復合而同於生人故既立主以依神復設尸以象形凡以與祖考之神與形仍存而不散然神與形詎能以即合則必竭吾之精誠而有事於求求之又必於其類而

後可以聚其潰氣屬陽故求之於陽魄屬陰故求之於陰郊特牲所云詔祝於室升首於室直祭祝於主皆求之於陰而灌用鬯臭鬱合鬯臭陰達於淵泉亦求陰事也其云坐尸於堂用牲於庭索祭祝於祊皆求之於陽而蕭合黍稷臭陽達於牆屋亦求陽事也求之乃所以報之故祭義既言鬼神氣魄之理卽曰二端既立報以二禮建設朝事燔燎羶薌見以蕭光以報氣也薦黍稷羞肝肺首心間見以俠甒加以鬱鬯以報魄也二端卽氣魄二禮則求陽以報氣求陰以報魄二者之禮皆於朝時行之是建設朝事乃所以求氣魄而報之也郊特牲亦云魂氣歸於天形魄

歸於地故祭求諸陰陽之義也明於彼於此所以不憚求索無非欲慰乎僾見愾聞之實而已至求之既備而知其氣與魄無異生人乃薦熟物而以人道養之詩言神嗜飲食又言神具醉止若寔見乎神之歡欣醉飽然者此子孫所以事其祖考之意也然則諸經所言祭禮緒若紛繁而寔止分爲三大節始求之中養之終樂之而烝嘗之樂尸以次日則始之朝獻事之以神神尊而禮行於堂繼爲饋獻事之以人人親而禮行於室自天子諸侯大夫無異者禮器載子路與於季氏之祭室事交乎戶堂事交乎階明大夫亦有堂事爲求神之始惟士秩卑而禮殺止有二廟

而歲僅兩祭春祀高曾於寢未能備物亦無由備禮秋之
享嘗是其殷祭然祖考親近則親親之意多故無朝事而
直爲饋食而始而祝奠於室中繼而迎尸於門外亦猶是
求諸陰陽之義且儐尸并在於堂與天子諸侯大夫無異
先儒分其不必分而合其不可合故經旨多岐而祭禮之
節次亦多所窒礙也

特牲禮未迎尸之前主婦薦兩豆設兩敦兩鉶主人及佐
食宗人舉鼎載於俎設於豆東魚次腊特於俎北祝洗酌
奠奠於鉶南遂命佐食啓會主人再拜稽首祝在左卒祝
主人再拜稽首少牢禮未迎尸之前亦云佐食上利執羊

俎下利執豕俎司士三人執魚腊膚俎序升自西階相從入設俎主婦設敦黍二敦稷二祝酌奠遂命佐食啓會主人西面祝在左主人再拜稽首祝祝曰孝孫某敢用剛鬣柔毛嘉薦普淖用薦歲事於皇祖伯某以某妃配某氏尚饗主人又再拜稽首先儒並謂此時尸未來先酌酒以饗神爲神不爲尸謂之陰厭厭之爲言飫也以其在室西南之奥當室之闇故曰陰天子諸侯大夫之禮未有明文按周官太祝凡大禋祀肆享則執明水火而祝號注肆享祭宗廟也禮運首言祭事亦曰作其祝號元酒以祭元酒卽明水盎於迎尸之前祝先釋詞於室主與特牲少牢禮畧

同但彼士禮先已殺牲得有俎豆敦鉶之設此則尙未迎牲全以神道事之而用明水火以祝郊特牲祭統並謂之詔祝於室蓋此止是祝之事主祭者未有薦獻之儀惟盥潔其手以待事易言盥而不薦正指主祭者方此時敬以待事之容而司尊彝所著六享行禮之次皆以祼爲首事不及此者亦以祝之事非主人之事也祝既告畢則出而迎尸特牲云祝迎尸於門外少牢云祝出迎尸於廟門之外祭統云君迎牲而不迎尸蓋自士達於天子皆不親迎尸惟使祝迎之於其次次尸所居帳也周官掌次云凡祭事張尸次蓋設於廟門外之西尸先入此居之爾雅釋宮

閍謂之門李巡注閍廟門也郭璞注引詩祝祭於祊蓋閍即祊以其屬於廟門故字从門又以其祭而張尸次於此故字又从示祝祭於祊則正祝迎尸於廟門外之事也郊特牲曰索祭祝於祊不知神之所在于彼乎于此乎或諸遠人乎此言主人求神彷徨無定之意遠人即指尸言謂其自外至者意神之或附其身故申之曰祭於祊尚曰求諸遠者與以爲既疑神之或附於遠人而遠人尸也尸之次在廟門外之西求之於此冀其或在尚者庶幾之詞尚曰求諸遠即或諸遠人之意也然特牲少牢有迎尸而無祊祭周官亦止見逆尸之節不著祊祭之文蓋與迎尸爲

一事而二名以其行禮之次言之謂之迎尸以其求神之
意言之謂之祊祭其事皆屬於祝祝知其同也祝出門向尸
次迎尸以入卽是祝祭於祊非必有所陳設方謂之祭禮
器云爲祊於外明其在廟門之外謂之爲者以神本無方
今以尸在次而使祝就次迎之是此祊特人之所爲耳郊
特牲云祊之爲言倞也注倞或爲諒諒者信也誠也以神
本無形亦無方今就廟門之西尸次迎之則信其神之附
於遠人而有形有方以索之矣而祭統則明揭其事之相
屬而著其行禮之次曰鋪筵設同几爲依神也詔祝於室
而出於祊祊此交神明之道也鋪筵設几卽特牲禮所云祝

筵几於室中東面與少牢禮所云司宮筵于奧祝設几於
筵上右之者也詔祝於室卽前所云執明水火而祝號之
事而出於祊卽出而迎尸於廟門之外三者皆祝之所有
事總之爲交神明之道正見其爲祭之始求神之時節次
如此先儒不知祊祭卽是逆尸以爲求之平生門內待賓
客之處其祭之禮又不能定其行於何時故並以祊有正
祭繹祭二禮因而混繹與祊爲一者有之且不能定其地
之所在强分爲門內門外因而謂廟門內外皆有祊稱紛
淆莫一朱子經傳通解馬氏文獻通考知其爲正祭之禮
是已而列於旣徹之後似正祭畢而復行祊祭則與經所

謂索祭求神之吉不合秦氏五禮通考知其在求神之時是已而列於朝事之末饋獻之前則是堂事已畢而始行祊祭與經所謂詔祝於室而出於祊者亦違且據其云朝踐儀節已繁而又有祊祭一節其事必簡且經傳凡言祊處皆連祝為說則此祭或但有祝告未必陳牲何氏以為牲用求牛恐未的夫旣知其事僅屬於祝不必有陳設之節疑何元子之非而又以朝踐之儀旣繁意此祭之必簡是復泥於祭之一字謂必有告奠之類不知此之云祭特因求神之故以祝有事於此卽謂之祝祭耳豈眞朝踐之後別有祭祊之一禮如其有之則自三禮以及諸經又何

以絶無一言及其儀節之如何哉
尸次在廟門外之西以其尸之所處尊之故謂其地爲祊索祭祝於祊謂求神以祭祀於此有事焉其事卽祝出迎尸於廟門之外是也自毛氏傳詩訓祊爲門內不知其何所據許氏說文祊一作鬃云門內祭先祖所以徬徨也然徬徨之義不可解鄭氏箋詩云孝子不知神之所在故使祝博求之平生門內之旁待賓客之處然生人處室其所有事者正非一所而獨於待賓客之處求之何義也且主人待賓客之處皆在東方而孔子以祊於東方爲失則其不指待賓客之處尤顯然矣況禮器明言爲祊乎外是祊在

廟門之外而以門內釋之亦非方性夫陸農師强爲之說謂對堂而言則門爲外然堂與門可分遠近不可分內外既言外必其實在外也鄭氏則以禮器所說指明日繹祭之祊於是諸儒皆以祊有二種一是正祭之時在廟門之內詩楚茨所云祝祭於祊郊特牲所云索祭祝於祊是也一是繹祭之祊在廟門之外祭統所云而出於祊郊特牲所云祊之於東方及禮器所說是也而孔氏疏詩邢氏疏爾雅則又調停其說謂廟門內外皆有祊稱王肅僞作家語復云周禮繹祭於祊祊在廟門之西因之孔氏疏郊特牲云繹於廟門外之西室疏祭統云祊謂明日繹祭出廟

門旁廣求神於門外之祊陳氏禮書亦云祊其位也繹其祭也賓尸其事也則又混祊與繹爲一事陳可大集說知繹與祊爲兩事而以爲繹之禮當於廟門外之西堂祊當在廟門外西室則無論其解祊之悞而門之堂室其大幾何而可以備行禮之用乎秦氏通考又臆撰爲祊祭之所當在廟門內之西南此於經并無所據固是曲說且以祊爲正祭繹祭二禮并在門內繹是祭名祊是祭所分其所不必分合其所不可合究與諸儒所釋同歸淆惑而已推原其故總因舍禮經之正記信王肅之僞書故紛紛致悞如此按家語公西赤問衛莊公改舊制變宗廟高子皐問

於孔子曰周禮繹祭於祊祊在廟門之西今衛君更之如之何孔子曰繹之於庫門內祊之於東方失之矣夫家語漢志不載出於王肅之家其作僞之故諸儒無不知之此一節正襲郊特牲之文而誤以繹祭混爲祊祭夫祊之爲求神經有明訓求之而後祭之繹爲又祭重在賓尸此時寧復假求神乎若此時復求則正祭之所爲皆贅若此時方求則索祭明在正祭之前安得以繹與祊爲一祭況詩之言繹祭云自堂徂基有司徹之言儐尸云埽堂是其禮皆行於堂而謂於門側行之可乎郊特牲載孔子曰繹之於庫門內祊之於東方朝市之於西方失之矣此並言三

事易所之失謂繹當在廟而於庫門內祊當在西而在東朝市當在東而在西以著當時之違禮錯舉三事何嘗謂祊之必屬於繹且亦何嘗有衛莊公之文也作僞者襲其語而不得其解遂妄增爲周禮繹祭於祊之文不特周禮本無其文即高子羣亦并無此問祇因孔子之言二者相連即撰爲一事豈朝市之於西方亦將混入祭禮耶知孔子所言錯舉三事之失不必相屬則知祊是正祭求神之事與繹祭絕不相關而家語之僞可斷且知祊祭止是迎尸無陳設之儀故諸經不著其禮何元子云祝祭於祊爲行禮之始畧如迎神之類所見最卓然亦不知即迎尸也則祊之位處明所以祝於祊之意亦見

而諸說之謬誤并可正也

特牲少牢皆饋食禮饋食在室無堂上之事故祝迎尸尸入門盥祝延尸升遂入室卽席升筵而坐若朝獻則有堂事祝旣向尸次迎尸入門升堂卽於堂坐主祭者酌鬱鬯之酒灌之葢前此祝執明水火而祝號者求神於主也主在室故就室告之冀明潔致饗之意可達而神無形聲不得聞見則疑其不在此而在彼且或在遠人因使祝迎尸於廟門之外就尸所居之次謂之祊者求之旣迎尸入升堂卽席又不知神之果在與否則以神爲氣類而尙臭因用鬱鬯之酒灌之郊特牲所云周人尙臭灌用鬯臭鬱合

鬯臭陰達於淵泉是也祭統以詔祝於室而出於祊連言明祝告王之後卽出而迎尸於門外郊特牲以詔祝於室坐尸於堂對舉明祝告王之後卽迎尸入而延之坐於堂上行禮之次如此先儒誤以祝迎尸入卽入於室祼卽於室行之因以坐尸於堂謂既祼畢延尸於戶西南面布主席東面而行朝事至薦熟乃更延主於室之奧尸坐於主北此因特牲少牢二禮尸於入門升階卽行入室遂疑凡尸之入皆卽入室不知彼云饋食止有室事此爲朝獻有堂事則尸未得遽入室也書言王入太室祼太室爲明堂之制洛誥所說亦是新邑告祭與常祭不同故云王賓殺

祼咸格先言殺後言祼與常祭之旣祼而後迎牲者殊況其文不見迎尸則亦焉足以爲灌尸於室之證哉且聖人制禮有深義焉祭義曰氣也者神之盛也魄也者鬼之盛也合鬼與神敎之至也禮器亦曰以嘉魂魄是謂合莫蓋人死而魂氣與體魄散離祭祀之禮欲其仍合如生人而能享之也然合之以漸故徬徨而求之於陰陽主以依神則求之主尸以象形則求之尸於彼於此屢費推尋至朝事畢知其氣與魄合乃迎尸入室而以人道饋養之若甫入門即行入室則尸之形已與主之神合又奚事復行朝事以求索之乎且尸動象也可由堂而之室主靜象也必

不可出室而之堂故主在室中西壁以石函藏之謂之祏惟祫祭羣廟之主始有出入之節未聞其當祭之時主忽入而忽出也況神道尙右以東向爲尊堂上則以南面爲上鄭氏謂坐尸於堂西南面坐主於堂西東面則象神者與神異嚮固無是理而尸反尊於神更爲不順陳用之改爲尸主皆南面尸在主東引曲禮所云席南鄉北鄉以西方爲上證之然是生人之禮席與事亡之禮何涉且祭統惟云北面事尸而已此外并未聞有主南面之禮是尸入門而卽坐于堂朝踐事畢然後入室尸與主合卽是氣與魄合於是乃行饋享焉先儒所謂尸先入室旣祼出坐於

堂主隨之出者於經無據於義爲乖不敢信也
祼爲主祭者之始事故祭統言獻之屬莫重於祼司尊彜言六享行禮之次亦以祼爲首蓋薦之吿主於室迎尸於祊皆祝之事主人未親行也旣祼而朝獻之事起故郊特牲云旣灌然後迎牲其禮則明堂位云君肉袒迎牲於門卿大夫贊君禮器云君親牽牲大夫贊幣而從祭統云及迎牲君執紖卿大夫從士執芻祭義云君牽牲穆荅君卿大夫序從旣入廟門麗於碑蓋納牲旣至於庭將殺則奉幣以告用幣者君贊者大夫告殺於神者祝也禮器云納牲詔於庭詔告也謂祝卽庭而以殺牲之事告神也郊特

牲言用牲於庭謂既告而殺之於庭也士執芻以爲之藉而周官牛人所謂共其牛牲之互與其盆簝以待事葢亦以是時隨入於庭矣其殺之禮則祭義云卿大夫袒而毛牛尚耳鸞刀以刲取膟膋乃退詩云執其鸞刀以啓其毛取其血膋葢毛血爲告神之用膟膋爲燔蕭所資殺牲先取諸此其行禮之次則君牽牲之時夫人取盎齊之酒奠之祭義云君牽牲夫人奠盎是也盎齊爲五齊之一司尊彝稱盎齊涗酌執之者宗婦奠之者夫人故祭統言宗婦執盎從夫人薦涗水此時尚未薦但先奠於其位而已既奠則牲之毛血膟膋亦已拔取矣因卽以毛血告神於室

以脾膋焫蕭於堂禮運曰薦其血毛禮器曰血毛詔於室郊特牲曰毛血告幽全之物也告幽全之物者貴純之道也盎毛以示物血以示殺毛爲告全血爲告幽使祝以精純之意道達於室主之前所以求諸陰之義也焫蕭則取蕭草合之黍稷襍脾膋燒之郊特牲云取脾膋燔燎報陽也祭義亦云燔燎羶薌見以蕭光以報氣也羶者脾膋之氣薌則蕭及黍稷之味祭義所云薦黍稷卽薦黍稷之生者以備燔燎合蕭之用非既熟之黍稷也此與告毛血於室同時一求諸陰一求諸陽皆在夫人奠盎之後故郊特牲云蕭合黍稷臭陽達於墻屋故既奠然後焫蕭合羶薌

夫人之奠盎以君之牽牲爲飾堂上之㸅蕭以夫人之奠盎爲節行禮之次經文固甚明也然室中所薦者血也燔燎所用者膟膋亦血類也故通謂之血祭爲朝事之第一節郊特牲曰血祭盛氣也盎血爲氣之所舍氣聚於幽而散於明告幽以其氣之聚蕭光以其氣之散皆以著其氣之盛焉爾既已血祭乃行腥祭前之取血毛膟膋者卿大夫也君未親之至是而君親制祭制割也祭則腥祭之物也祭統云君執鸞刀羞嚌羞進也嚌爲肺肝之屬卽祭義所云羞肝肺首心者以其物後當爲尸所嚌故謂之嚌此時則直是生者其所以羞此四物則以有虞氏尚首夏后

氏尙心殷人尙肝周人尙肺其所尙者謂當饋食之時各
王其一以爲授祭之用而玆當朝時猶是生物則兼用四
代所尙而備陳之以見求神之無弗備焉其行禮之次則
禮器言君親制祭夫人薦盎盎前所奠之盎齊至此薦之
矣祭統言君執鸞刀羞嚌夫人薦豆則周官籩人所掌朝
事之籩醢人所掌朝事之豆亦皆於此時薦之也四物之
用則首以祭主於室肺肝心以祭尸於堂郊特牲言升首
於室而肺肝心止言祭之爲貴氣主不言所用之地明朝
獻本爲堂事時方坐尸於堂知其就尸於堂上祭之矣又
言直祭祝於主又自解之曰首也者直也明升首卽是直

祭直與犢同以首為牲體之元惟用一物特達以升於室而祝向主告之然所進者脅肝首心而其牲體則四解之而進於俎禮運云腥其俎鄭注腥謂豚解而腥之是也周官謂之肆大司徒奉牛牲羞其肆小子掌祭祀羞羊肆羞肆割者君而羞而進之者司徒小子也此與肝脅首心皆君所親制故郊特牲曰肉袒親割敬之至也而禮器曰君親制牲夫人薦酒酒即三酒中之清酒前所薦者盎齊盎齊醆酒也此時更薦清酒以涗之郊特牲所云醆酒涗於清是已盎前涗以水此涗以酒漸近於人猶之前祭以血骨未有物此用肝脅首心及四解牲體亦稍向於人事之意

也然此所用肝肺首心及四解牲體並是生物故謂之腥祭是爲朝事之第二節於是將此牲體沉之於湯不全熟而次於腥又以肝肺之屬傳諸火而燒之或以物貫之而炕於火上禮運之所謂熟其殽薦其燔炙者也對腥而言故謂之熟實則初異乎生漸向乎熟而已詩楚茨於絜爾牛羊之下卽繼之曰或剝或亨或肆或將剝割也肆四解之也卽前之腥其俎也亨以湯燖之也將進也卽此之熟其殽取其叶韵故錯言之生民篇於取蕭祭脂之後卽繼之曰載燔載烈傳言傳火曰燔貫之加於火曰烈其事次於燔蕭在朝獻未饋食時卽此之薦其燔炙也是之謂爓

祭在腥祭後爲朝事之第三節祭義言爓祭祭腥而退者取其便文非真先爓後腥也此爲朝獻之終事亦正朝獻之正祭惟於堂行之蓋主以依神尸以象形主在室尸在堂前此祝於室祝於祊初求之而不知其祖考之所在也及坐尸於堂而裸之則意神之或附於尸因而血毛詔於室羶薌達於堂升首於主祭肺肝心于尸凡以冀祖考之神果能與尸之形合也神爲氣氣之盛故朝事三節初用血次用腥終用爓皆以其類求之郊特牲曰血腥爓祭用氣也言三者皆非熟物無滋味而但有氣臭同氣相求神或可格故又曰至敬不饗味而貴氣臭也至於爓祭則意祖

考之神果能與尸之形合是以俎於堂薦之禮器言設祭於堂又言廟堂之上罍尊在阼犧尊在西廟堂之下縣鼓在西應鼓在東君西酌犧象夫人東酌罍尊禮交動乎上樂交應乎下專言堂而不及室正指爓祭一節爲朝事之正禮也而禮運所陳自作其祝號元酒以祭至醴醆以獻薦其燔炙一段總言之曰君與夫人交獻以嘉魂魄是謂合莫明此以上皆朝獻之事蓋人之魂氣與體魄合則生離則死祭者欲其雖死而不異其生也故朝獻之禮所以求其能合於冥漠之中而自詔祝於室以後血祭腥祭爓祭無非嘉魂魄以合莫者至於合莫則即祭義所謂合鬼

與神教之至者信乎祖考之神果依於尸之形而氣與魄合矣則延尸入室與主並坐而行饋獻之事直以人道養焉夫始爲求神物以生而不以熟由血而腥而爛以漸而近於生人之所嗜而初用明水次用醴醆終用粢醍酒亦以漸而甘蓋神與人浸近則禮亦由質浸文聖人制作先後節次俱有深義如此故曰教民反古復始不忘其所由生古始卽指所薦上古之食生而未熟者也鄭康成誤以祭義之薦黍稷爲饋食之粢盛因於所云報以二禮分爲朝事與饋食兩節建設朝事一語專指報氣羞肝肺首心屬諸饋熟援祭之用而膋鬯爲祭初所祼者亦并入之饋

食之時疏雖知其不安而從而附會之曰非但薦孰是報
魄祭初所以加鬱鬯亦是報魄不當薦熟之時故云加夫
加之爲言從後而加乎前也未聞前之所行因後而謂之
加且經文有序豈得以最先之禮反置諸末者雖曲爲之
說詎可通乎況饋熟之時離肺刌肺在尸俎心舌在所俎
酳尸而後賓長以肝從既非一時並進亦絕未聞有用首
者此蓋因物而郊特牲言升首於室又言祭肺肝心明
其爲一時之事而不在饋熟之時矣蓋祭義所云薦黍稷
即郊特牲之所謂蕭合黍稷倣於上古之燔黍而禮運謂
之飯腥者也是時以神道事之故物皆生用而同於太古

之質素所胏首心亦是生薦與饋食時之熟物不同其腥以俠甒加以鬱鬯則加之爲言尚也猶祭齊加明水及醴酒之用元酒之尚之意葢俠甒所盛者盎齊即禮運之所云醴醆而君先祼以鬱鬯夫人乃薦盎齊是鬱鬯尚於醴醆也乃鄭氏旣誤以報氣報魄之二禮分爲朝踐饋食而因以祭義之蕭光爲朝事之焫蕭郊特牲之燔燎爲饋食之焫蕭一祭而前後二燎諸儒頗以爲疑而究未能明証其失夫周人尚臭故祼而臭陰達於淵泉燎而臭陽達於牆屋與虞氏之尚氣殷人之尚聲同皆所以求神而在祭之始若饋食則旣以人道親之寧至是而尚煩求索耶況

經明言取膟膋燔燎升首報陽也升首爲朝時之事在燔燎之後則其屬朝事之初與祭義所云非有二候明矣然鄭之所以致誤者則因經言既奠然後焫蕭合羶薌而未祭不宜有奠特牲饋食有祝酌奠於鉶南之語因以此燎屬於饋食薦熟之時不知彼爲饋食本無朝事之一節則祝酌奠即薦熟之始事此有朝事則所謂奠者豈必待至薦熟時乎秦氏通考知鄭氏祭分二燎之誤而於既奠二字仍指祝酌奠而言以周官太祝之執明水火而祝號當之謂在迎尸之前詔祝於室之候則不特執明水火而祝號未見有酌奠之事而經言既奠焫蕭文在既灌迎牲之

後明是有牲而後用膟膋以焫若指詔祝於室之頃則尸升未入祼事未行安得先言祼而後言奠乎惟其牲既入而用之於庭故有膟膋可焫祭義言君牽牲夫人奠盎奠在牲入之時即既奠當殺牲之會則取其膟膋以焫於時事正合且祭必夫婦親之所以行禮并用君夫人之薦獻爲節灌者君之事故曰既灌然後迎牲奠者夫人之事故曰既奠然後焫蕭其儀節本彰明較著則既奠爲奠盎之奠復何疑乎至於禮器所云制祭鄭注謂朝事進血膋時所制者以郊特牲之詔祝於室當之云朝事延尸於戶西南面布主席東面取牲膟膋燎於爐炭洗肝於鬱鬯而燔

之入以詔神於室又出以隋於主主人親制其肝所謂制祭也夫取膟膋合之蕭與黍稷以燔燎在奠盎之後即是血祭此時制祭方行腥祭安得以焫蕭燔燎屬之且用生物故謂之腥亦安得用燔肝之熟者況肝肺首心四者並進經有明文更不聞獨用肝膋也且如所言主已隋尸在堂又用肝而詔於室何謂乎則詔祝於室在迎尸之前制祭在血祭之後即制肝肺首心與牲之四體二者絕不相涉不得混而爲一也若直祭祝於主記者明以首也者直也解之定爲升首無疑而鄭注乃云直正也祭以熟爲正謂薦熟時如特牲少牢饋食之爲則經於此時方云不知

神之所在於彼於此爲彷徨靡定之意若薦熟則饋以入道尙何求之有陸農師以祝酌奠告饗之事當之謂尸未入祝而已故謂之直秦氏通考從其說則亦非是彼少牢特牲禮祝之告饗此爲入廟之始求神於室太祝執明水火而祝號之事卽本文之上所云詔祝於室者一事何煩兩見乎鄭氏旣以祭義之羞肝肺首心屬饋食時於郊特牲之祭肺肝心亦以明堂位所云三代授祭所尙釋之是亦饋食之事而獨以升首爲在制祭之後當朝踐之時則固不免自岐其指可知祭肝肺首心同爲一事若首爲朝事所用肺肝心爲饋食所用經胡爲其統及之而無別乎

秦氏通考知羞肝肺首心卽制祭是矣而又以爲卽是血祭且謂薦肺肝與膋爲血祭升首於室爲腥祭則亦混誤不清蓋血膋爲一類朝事之初意在求神故掌事與室事並舉則薦血於室燔膋於堂同時行之若肺肝諸物以其生用可謂之腥不可謂之血也其升首於室祭肺肝心於室亦二事並舉是以祭義以羞肝肺首心統言之苟肺肝爲血祭首爲腥祭明分兩候亦不應統及而無別矣若爓祭鄭注祭義云湯肉曰爓是矣而注禮運則又云孰其殽謂體解而爓之夫爓豈必體解哉本文明言體其犬豕牛羊在退而合亨之後是將薦熟而後體解此時安得遽行

體解之事且薦腥之時已行豚解故郊特牲云腥肆肆即
周官毛詩之所云肆者至此但即其已解者爓之於湯不
必復有制割之事故君之執鸞刀而親制之者在腥祭時
至合亨體解則內饔司士之事如鄭所云是君之所親割
者再經記何以畧此一節乎爓祭對腥而言得謂之熟猶
熟物對爓而言則謂之腍熟爲爓腍之大名而細別之爓
雖未腍而已向熟然所沈於湯者牲體也而肝肺首心則
亦燔炙之以向熟是以禮運有薦其燔炙之語在合亨之
前明是朝獻之事與楚茨詩所云或燔或炙序於執爨踖
踖爲俎孔碩之下者不同鄭氏既不得其解孔疏據特牲

禮有賓長以用從兄弟長以燔從之文云此君薦用炙夫人薦用燔且云不可以一槩正其先後葢以特牲所言卽楚茨之義是從獻之物在饋熟時非朝事所得有不知饋食所用從獻之燔炙朝獻所用正獻之燔炙經文有次豈有未合亨而先舉從獻之物者陳氏禮書秦氏通考並沿其誤詎免屈經從注之譏乎至如賈公彥疏司尊彝言祭宗廟無血疏小子以爓祭在饋食時則尤顯與經悖總之諸家所訓鹵莽者既彼此多岐穿鑿者又委曲求合朝獻之禮經所明分爲血腥爓三祭者皆混淆而莫得其要也